

三月，让心出来散步

□安黎

不历冬寒，无以知春暖。

仅从人的感受上而论，春天真的很美好，不再那么冷峭，不再那么凌厉，不再那么荒秃，不再那么萧瑟，而是温和得像母亲，敦厚得像父亲，慈祥得像祖父祖母，活得像少男少女。

春天有一万个缺点，也比冬天要强。苍蝇的苏醒，病菌的活跃，沙尘暴的飞扬，皆瑕不掩瑜，无法遮蔽春天的美好。

复活，是春天的一个显著特征。草复活了，萌发了绿芽；树复活了，抽出了新枝；花复活了，酝酿着盛大的花枝招展；水复活了，蓄谋着洪流的滚滚狂奔……当然，最为重要的复活，还不是大自然的容颜，而是人心。

季节考验着人心，人心隐匿着季节。当季节的脚步，翻越冬天的崇山峻岭，抵达春天水草丰茂的阡坦之地，人心也能受到相应感染和鼓舞，从而呈现出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人心的沃土，和大地的沃土一样，迎着春暖，沐着春雨，也需要开垦，需要浇灌，需要播种，唯有如此，

才能勃发情感的万紫千红，也才能迸发思想的霞光万丈。若对人心不耕不种，不管不顾，人心既会板结，也会荒疏，更有可能杂草丛生，绽放妖娆的罂粟繁花。

世间最靠得住的是人心，最靠不住的也是人心。也许一缕微风，就能将人心的灯盏吹灭；也许一声吆喝，就能将人心的方向扭转；也许一个金色的诱饵，就能把人心像贪食的鱼虾那样捕捞；也许一张美妙的画饼，就能将人心像收割机收割麦子那样齐刷刷地一卷而去……集资的煽动现场，一呼百应晃动的不仅是手臂，还有人心；传销的洗脑课堂，被掏空的不仅是腰包，还有脑袋。

世间的心灵数亿计，各具形态。有的对季节的变化颇为敏感，一遇寒流就蜷缩，一遇暖风就舒展；有的对季节的变换麻木不仁，无论阳春三月，还是秋高气爽，皆裹着层层叠叠的外套，不肯出来在阳光下溜达；有的极珍贵的支票，或被藏于幽深之处，或被锁于保险柜之中，绝然不会袒露于外；有的像无根的浮萍，满足

于肤浅，陶醉于轻浮，没有立场，没有方向，听天由命般地随波逐流……当然，也有的像树木，即使缤纷凋谢，枯叶落尽，也不改站立的姿势，不改渴望成为栋梁的初衷；有的像被岩石捂住压住的熔浆，炽热而汹涌，哪怕以自焚的方式化为灰烬，也要撞击硬壁，掀开磐石，以粉身碎骨的愤怒喷发，来显示一己的强悍存在。

天暖了，冬眠的心也要醒来了。苏醒，睁开眼睛，去外面看看多姿多彩的世界，让天河的冰块融化，让皮肤的霉斑消隐，并以无与伦比的勇敢，突破衣服的围困，踏破栅栏的阻挡，冲出高墙的束缚，像鸟儿一样歌唱，像野马一样驰骋，像白云一样飘荡，像山川一样五彩斑斓，像浩瀚一样不拒小溪。

心自在，人才自在；心在狱中，人生就变成了服刑。

心是情感的载体，酝酿着爱，也分泌着恨。爱是心的补品，恨是心的毒剂——心受之于爱的滋养，就会繁衍出更多的爱；心受之于恨的浸泡，不但会中毒沉沦，而且自身也会霉变

成毒品。

心是思想繁殖的温床，是思想飞翔的天宇，是思想的跑马场。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心，都能孕育思想。有的心像气球，膨胀而空虚；有的心像首饰盒，狭隘而物质；有的心像鸡蛋，自闭而脆弱；有的心像枯井，幽深而阴湿……思想不是腌制的酸菜，在坛坛罐罐里可以生成，而是醇酒，从粮食中提取并历经发酵；也不是可口的饮料，依靠甜素素的勾兑就能成型，而是中药，身经烈火的熬煮而口感涩苦；更不是堆积的矿石，而是钢材，在烈火中痛不欲生，也在烈火中凤凰涅槃。

一颗心，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要变成这样或那样，全凭我们自己”。冬天，心因惧怕被冻伤，可以龟缩，可以休眠，但在春天，心对气候不再畏惧，于是就尽情地将其释放而出，助其像流浪者一样游荡四方，像梦想家一样憧憬未来。

■笔走龙蛇■

飘扬在心中的国旗

□陈若星

在农历庚子年的春节前，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异常忙碌，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在年前去做。

我住在西安市北关，这里历史上被老西安市民们俗称为“道北”。早些年，如果从北城墙上向北鸟瞰，这里是密密麻麻、鳞次栉比的一片又一片的棚户区，老旧小区多，生活困难的群众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祖国建设的不断发展，北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的许多棚户区得到拆迁改造，成为高楼林立、风景宜人的居民小区、商业中心和林木葱郁的园林。但是，许多历史遗留下的痕迹很难全部得到改善。因此，逢年过节时，对仍然留存在这里的棚户区展开走访，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慰问，就成了我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可能以前是媒体人的缘故吧，对于信息比较敏感，进入2020年后，一直就在关注着江城的疫情；加之本来我在癌症放疗时，肺部也有一些影响，所以早就戴上了口罩。当时，在公交车上、超市里，我经常是为数不多戴着口罩的人。1月23日武汉“封城”、年三十晚上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众主持人的诗朗诵、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驰援武汉，让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唯一焦点。

逐渐，陕西省、西安市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媒体、微信、电话传到我的耳中。大年初三，我得知，北关有一百多位在医学观察点集中隔离或在家中自行隔离者，他们中有人出现了恐惧绝望情绪，哭泣哭喊哭闹不停；有的人强行要求外出购买“双黄连口服液”……这时，我再也宅不住了，来到位于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室，拿起了电话。

“今天您和家人一切都还好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和诉求，请您告诉我。如果感到压抑和郁闷，想要找人聊一聊，就拨打这个电话吧，我会在电话机旁等着您！”

从大年初三（1月27日）到3月2日，几乎每一位在莲湖区北关处于集中隔离与自行隔离状态的留观人员，无论男女老少，都接到过我从工作室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温柔亲切的问候，温暖温馨的纾解，坚强有力的鼓舞，众志成城的决心，让这些尚且处于隔离留观状态的同胞，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关心与关怀；使得他们虽然身处隔离之中，心却是与整个世界紧紧相连。

一个多月，我先后打出了几百个为这些处于集中隔离与自行隔离状态的人进行心理疏导的电话，接听电话的次数不计其数。无论接听或者拨打电话的人态度如何，心情舒畅或者沉重，总会在谈话过程中得到宽慰和纾解，使他们的心情得到好转和逐渐平复。

来自武汉市江岸区的周华夫妇，春节前乘高铁抵达西安，后在北关一家酒店进行集中隔离。隔离中，他们接到了我嘘寒问暖的电话，感到非常亲切。周华的妻子在电话中说：“感谢陕西！感谢西安！你们想得也太周到了。”虽然他们还身处隔离状态，但理解国家。现在要力求开心，保重身体。唯盼疫情早点过去。

武汉女孩儿赵丽，刚一接到我的电话，便情绪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女孩儿向我倾述说，年前，她与丈夫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磨擦，赌气之下便来到了西安。想着在曾经读过书、工作过几年的地方走一走，换一种心情后再回去。没想到，疫情恶化，刚到西安的她被集中隔离。孤独中的她，想念孩子，想念家人，眼泪不知流了多少。电话中，我用宽慰的话语，渐渐化解了她心中的块垒，心情慢慢变得明快。电话最后，女孩儿说她以后也要做一名志愿者。

紧张之余，我想到十一年前的初夏，那是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区。那天凌晨，写完新闻稿的我走出帐篷，看到了嘉陵江畔灾民安置点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晨光曦微中，在凌晨的一片寂静中，五星红旗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古城晚照

高博摄

玉兰花开了

□周养俊

不见阳光
没有蓝天白云
玉兰花开了
清冷的脸庞，眼角
泪水滴落
是风吹开

同舟共济

□杨广财

病魔来袭，
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人人遵纪守法，
才能筑起安全屏障，
防患降临！

病魔来袭，
我们常居家中，
虽然难受，
但想想家人及大家的安危，
一切都无所谓！

病魔来袭，
大门是一道防线，
值班人员坚守职责，
出入人员严格要求，
守行两规才有两利！

病魔来袭，
齐心协力抗拒，
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牵挂我们的亲人，
才会放心！

病魔来袭，
大家团结一致，
我们这条船，
才能不惧风雨，
稳行千里！

理发记

□杨广虎

今年过年，时刻惦记着理发；一不小心，因为闲杂事情耽误，错过了时间，待去理发，疫情盛行，大街上空无一人，真有点“空城”之感，理发店大门紧闭，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人敢冒着生命胡乱游荡，只能窝在家中“禁足”，任头发肆意生长。

“人闲长指甲，心闲长头发”。平时不注意则罢，现在窝在家中，都成宅男，废人一个；病毒盛行，心里不安，心情烦躁，挠着乱糟糟的头发，头脑里乱浑浑的，不小心看见镜子自己“丑恶的嘴脸”，这幅尊容实在不太雅观，年纪尚轻，自己都弹嫌、不爱自己了。《孝经》中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古人把“发”看成“头等大事”。孩子满月，不管男女，均要足月理发，软软的胎毛被剃掉，露出粉嘟嘟的嫩肉。一直到死去，身体发硬，理完发，净完面，然后换上寿衣，等待入殓，全是“光秃秃”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生光明磊落；有了“尘归尘”之意，也就是无牵无挂的走好的寓意。

儿时，我们一般留的头叫“碟碟头”“盖盖头”“茶盖头”。几乎是一个发型，头顶留

一个圆片。大家基本一样，谁也不笑话谁，大家没有一个人觉得难为情，也没有“出类拔萃”的一丁点想法。上了小学，有些虚荣心，就不让家里人拿剪刀剪发了。母亲买个糖或者给上二分钱，哄着“逮咬咬”我才肯让动头。到了中学，父母就给我五毛钱，让去乡镇上的理发店去。上了大学，感觉自己长大了，不受父母管理，自己做主，我直接不理头发了，任凭“自然生长”。大学毕业后，纷纷南下，打工挣钱，残酷的现实一下子击溃了远大的目标，长发也成了“脏辫”，有时几天不洗头，几个月不理发，有时一下狠心，直接剃成光头，标志着自己的成熟、孤傲、反叛和个性。我也留发、蓄胡明志，现在看看照片，四五十岁的样子，有点可笑。

工作上班，头发不能“显山露水”，按部就班，混同大众。理发很简单，一次二三元钱，稍微修剪一下而已，打短、打薄，省钱清新，身着尾巴做人，给人留个“好印象”，自己本身将就，不爱收拾。

“正月不剪头，理头死舅舅”。老家有这个习俗。可是现代社会，人思想观念变了，计划生育弄得人都不知道舅舅是何称

呼了？“思旧”就是追忆祖宗。要讲良心，要讲科学，也要讲卫生，还要讲所谓的“仪式感”。防疫防控，窝在家里，病毒不去，人心难安，看着长发，极不舒服。“二月二龙抬头”，等不及了，也对不起“舅舅”了！坐在马桶上，掌柜的拿起剪刀，弄个塑料袋钻个孔套在头上，在头顶上盖个塑料碗，就叭叭叭剪了起来，先剪掉两个鬓角和后面，然后去掉碗，左看右看，在上面轻微剪几下，保持头型基本不乱，只做微调，谨防“大乱”。碎娃乐了，拍着小手说：“姨妈给虎爸理了个唐僧头，好好看看！要吃唐僧肉了！要吃唐僧肉了！”我照了镜子，看看她弄的“处女头”，第一次勇敢尝试，还不够大胆，不够精细，总体不错，能对得起我自己。就是剪的杂乱潦草，我拿起自动理发剪，照着镜子，在鬓角就是一剪，没有拿捏住深浅，弄个豁口，有点像“鬼剃头”（斑秃），好在我虽然杞人忧天，神经衰弱过，但身体健康，各项功能尚可，身体机器还能正常运转，头发一直很好，不太掉发，比较浓密，不仔细看不出来，就是“钟情者”，细眼慢瞧，还以为赶时髦，弄个小造型。

2020年的春天

□赵攀强

长和网络员，实施“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干部包户，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理。直到3月3日晚上20时“提级管控”转为后续防控阶段时，干部才陆续撤离。在这14天里，县直部门广大干部职工，顶风冒雨，昼夜值守，封闭管理、全面摸排、重点管控，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扩散，实现管控关口前移和疑似病例“零增长”目标，取得了“太极城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

在这14个日日夜夜里，县直全体参战干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早上6时起床，8时到岗，全天守候，直到晚上22时才能回家休息，一日三餐只能靠盒饭解决。那些在道路和小区卡点执勤的同志，夜间还要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尽管县直机关人员紧张，但是人人踊跃，敢于担责。不论在哪个岗位，同志们都异常辛苦，有的每天忙到深夜两三点；有的凌晨四点还在县城区疫情网格管理群里

发布指令；有的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地；有的克服孩子幼小的实际困难，奔赴一线。每天，我也是马不停蹄，高速运转，既要把领导小组确定的每件事情落到实处，又要协调各方关系，处理各种问题，还要随同常委会主要领导巡查各个社区的大小网格，每天晚饭后，我还要必须到老城社区人大办片区，与干部职工并肩作战，因为他们每天要坚守12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

2020年的春天，不知不觉到了阳春三月，暖阳普照，山花盛开，企业已经复工复产，商铺陆续开门营业，田野开始覆上绿毯，我们也恢复了正常上下班。回顾年前后的那一幕幕，感慨万千。在那段永远难忘的时光里，我很着急，急得上火，急得抑郁，急得竟然无法写出东西。前期是心里乱乱的无从下笔，后期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下动笔。现在，生活规律了，我突然来了灵感，想写点东西，我觉得这段时间的生活，有人有物，有血有肉，有苦有泪，有伤有痛，有情有义，包括我的领导，我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妻子，尤其是我的女儿。他（她）们在平时总是默默无闻，无关紧要。但是在重大疫情面前，他（她）们又是那样的坚定勇敢，至关重要。他（她）们的形象是那样鲜活，他（她）们的言语是那样生动。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我无法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对他（她）们的崇敬，只能真实记录下这些身边人的生活片段，作为人生的激励和永久的纪念。



谢惠强 作